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

霧心

再 斯 葉貴寶 葦 鳴

林麗萍 劉業安



心 霧

再斯 · 葉貴寶 葦鳴
林麗萍 劉業安



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心 霧

再斯 葉貴寶 葦鳴

林麗萍 劉業安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澳門嘉華印刷公司印刷

1985年 1 月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緣起

一九八一年初，應澳門東亞大學之聘來協助創辦一個中文系。因為是新大學，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澳門是一個頗古老的城市，歷史較鄰近的香港為長，但在文化方面，却遠遠落後於香港，而文學園地更是一片荒蕪。最初本想辦一個雜誌，作為海外炎黃子孫的文學園地和溝通海內外文學界的橋樑，但來澳後很快的便覺悟那只是個幻想罷了。稍後又希望能辦一個雜誌以促進嶺南地區的文學活動，但這也還是個幻想，所以，旋即作罷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間，秦牧先生從廣州來澳門訪問。機緣湊巧，和他見了面，並認識了《澳門日報》的幾位先生。談話間，難免又說到文學方面來了。於是，倡議在《澳門日報》上編一個文學副刊。此議一出，大家都很起勁，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大約過了兩個星期，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文學副刊《鏡海》出世了。刊名是饒宗頤教授題的字。那時候，剛好放暑

假了，比較空閑，所以，最初幾期的編務便代爲負責。所刊登的稿件，則大多是自己和學生的。因爲人數少，登來登去都是幾個人的作品；爲了有些變化，只得給學生取不同的筆名，自己也用了五六個筆名，想來也頗有趣。過了不久，《鏡海》的稿源漸漸充足了，編輯的事，也就不必代勞了。但編雜誌的幻想有時候也還是會像幽靈一般出現的。

平日講授新文學，也指導學生寫作。雖然學生人數不多，但其中有些却很有寫作的天分。老實說，他們的作品就是跟一般知名作家的擺在一起，也毫不遜色。這樣的學生以前也曾遇見過。其實，是處處都有，年年都有的。但他們往往在離開學校以後，爲生活所逼，便日漸失去寫作的興趣了。他們需要培養和鼓勵。於是，決定把他們的作品收集起來，編輯《澳門文學創作叢書》，以促進澳門的文學活動。當然，這套叢書並不限於學生的作品。這只是個開頭罷了，以後是必定會逐漸擴大的。

到東亞大學來讀書的人大多不是生長於澳門的。然而，時間和地域的事實不必過於執着。七十年不算長，一天也不算短，只要在澳門一天便做一天澳門人。所以，東亞大學的人都

是澳門人，而這套叢書也是屬於澳門的。

在《鏡海》的發刊詞中曾說過「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的話。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句話也並非空話。澳門文壇正在日漸修建起來了。不過，還需要更多人來共同勞動。

寧靜的澳門是個可愛的地方。

雲力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亞大學中文系

目 錄

卷一 生之夢

再斯

生之夢 3

小影迷 17

卷二 渡輪靠岸了

葉貴寶

渡輪靠岸了 31

母親 35

流星 40

卷三 中國的香港人

董鳴

中國的香港人 45

醒醉語 54

無聊的誘惑 57

卷四 喪祀

林麗萍

喪祀 63

我要出城 71

空罐 80

卷五 心霧

劉業安

心霧 87

卷 一

生 之 夢

再 斯

生之夢

她掉進了漆黑的深淵。身子先是輕輕的往下飄，漸漸地却越跌越快，直至脚下被甚麼冰冷而鋒利的東西刺中。

她猛然醒來，手心滲汗。

同一個夢已經干擾了她好幾個月。夢裏，她發足狂奔，似乎是被甚麼可怕的人或獸追趕着。但在這麼多次重複的夢裏，她從沒有回過頭，所以終究弄不清爲甚麼要跑起來。四下是昏暗的荒野，沒有一株草木。玄色的天幕低得壓人。地上盡是險惡的砂石，有幾次她幾乎摔倒。她拼命的往前奔。而前面的土地好像突然被整片撕掉。她煞不住腳，人便滾進了一個漆黑的深淵。身體起初像片羽毛，輕輕地往下飄，但越往下墜速度便越快。她的心臟彷彿脫離了原來固定的位置，彷彿是浮了起來，而且直要浮到口腔。離心的感受使她受不了。她想叫喊，可又怕一開口心臟便要從中溜走。那速度、那浮游的心臟底壓力不斷增加，而深淵似乎沒個底。她簡直要發瘋了。直到腳底忽然觸到一些冰冷而鋒利的物體，不知是被刺的痛楚還

是心臟的悸動使她猛然驚醒，醒時雙手發冷。

我究竟掉到甚麼東西上面了？她總要問清醒過來的自己，但她不知道。因為在那麼多次重複的夢境裏，她從沒有把眼光往下望過。

她深深地吐了口氣，軟弱地爬起床來，拉開窗簾。夏日早晨的太陽立即霸氣地侵佔了一室。這是個星期天。

如往常一樣，她到這半山的老酒店來吃她的星期天早餐。與其說她欣賞這裏的食物，不如說這裏古老的歐陸情調對她別具吸引力。

露台向海，其實是餐廳的延續，地板鋪着花磚。寬闊的欄杆頂上放着盆栽。支撐着天花板的柱子有一坑坑的凹紋，凹凸面上分別塗上白色和粉綠色的灰水。天花板下吊着風扇，被海上吹來的風搞得團團轉。

平時渾黃的海水，在太陽的照耀下，竟顯得光華奪目。澳氹大橋像一度彩虹，跨過閃亮的銀霞。遠處望去，橋上的車子緩緩移動，彷彿沾染了星期天的悠閒。

時候還早，露台上只有一兩位顧客。她挑了一張只供兩人對坐的桌子。整張桌子都是她的了。她不期望有人來「搭檯」。她要了一客早餐，不問早餐吃的是什麼，然後打開報紙，

兜着陽光，隨意瀏覽着。

一張新聞圖片突然撲進眼廉。是銀行分行開幕的照片。本來十分平靜的心湖，好像被人粗暴地投進了亂石。圖片中央是應邀主持剪綵儀式的洋人。旁邊是老闆。老闆旁邊是周威廉，看來正在殷勤地爲老闆解說什麼。她厭惡地把報紙翻到另一頁。但周威廉皮笑肉不笑的典型表情已投影在她腦海的感光片上，再也拭抹不去。

「周威廉經理」。她再翻看圖片的說明。他是新分行的經理啦！自己是什麼呢？還不是個不高不低的滙兌部小主管！五年了，她忠心耿耿地、任勞任怨地爲銀行工作了五年，只調升了那麼一次。那還是去年的事。而周威廉，同樣是美國唸書回來，工作表現沒啥了不起。論資歷，她比他加入銀行還要早一個月。然而這小子四年跳三級，早已成爲她的頂頭上司，現在更調升分行經理！

她把自己的「不遇」歸咎於公司一貫重男輕女的政策，以及自己的「不會做人」。她可不像周威廉，開會時老愛引述老闆的話：「成哥（同事都這樣稱呼老闆）剛才說……。」「正如成哥說的……。」聽得人頭皮發麻，牙根

發癢。

侍者送來早餐，對把牙咬得咯咯作響的她投以詫異的目光。

五年了。她像是個馬拉松競跑者，只管忙着趕路，以致一路上的景色都無心欣賞。她原指望自己會最先抵達終點，接受大會主席親手頒發的獎杯。可想不到別人搶先了一步，把獎杯捧走。

我得到了什麼呢？她問自己。除了一份平凡的職業外，可說一無所有。沒有名，沒有利，更沒有朋友。她恨周威廉的諂媚和來自他身上的競爭威脅。她也恨老闆，恨他用人不公，心都偏向了周。至於她的下屬，她是向來保持距離的。

母親說：「如果那邊工作不愉快，就回家來吧！」家，以前在澳門，但自爸爸去世後，連母親也都搬到香港，跟哥哥嫂嫂一起居住了。

她還有誰呢？她錯過了五個該是燦爛得如同海上泛着的銀光似的青春的年頭，沒有抓着什麼，連一個可以傾訴的人也沒有。她喝一口咖啡，發覺忘了加糖。

她放下報紙，拿起湯匙，開始無心緒地吃她的粟米片。

一陣風把報紙從桌上吹揚起來。它翻越了一張桌面，然後被前面一個洋女人的背脊擋住。她趕快放下湯匙，跑過去把貼附在女人背上的報紙取回。

「對不起，風真大！」她歉意地說。

洋女人別過頭來，滿頭蓬鬆的沙黃色的捲髮使她看來出奇地像貓。

「沒關係。」洋女人瞟了她一眼，冷冷地說，然後繼續抽她的烟。

「她返回座位，仔細地打量這個洋女人的背影。她穿着緊身的圓領罩衫，背後印着AL OHA這個字。這令她回想起夏威夷留學的日子，心裏興起了一陣親切感。但是她討厭抽烟的人。而且她抽得那麼急促，似乎有點煩燥。

她把報紙摺好放進背包，眼光也從洋女人的背影移到遠方的海上。心境本來是陽光普照的，不該讓一幅新聞圖片或一個不相干的洋人攪得昏天黑地！既立定了主意，她便一口一口地吃完她的粟米片，然後是火腿煎蛋，繼而喝光壺裏的咖啡。無端地，她憶起在大學裏聽來的一個笑話：某中國學生從不參加學校的任何課外活動，也不和任何當地或放洋而來的學生交往。他甚至連學校的膳堂也不去，吃飯時躲在

自己宿舍的房間，對着鏡子。

第二天，她放假。假期是老闆皺着眉頭批准的。

她又來到酒店的露台。

天氣雖然晴雨不定，但由於晚上沒發惡夢，所以胸中竟有一種稀罕的輕鬆。她企圖真真正正地擺脫一下現實，因此不買報紙，却帶了流行小說《大將軍》。

日本，還是古代的日本，是多麼遙遠！她專注地讀了起來。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毛毛雨又再飄下了。雨絲輕輕地落在書頁上。她抬頭，却看見貓面孔女人正從長廊的另一端朝她的方向走來。她把書合上，遠遠地和她打招呼：「早！」她奇怪自己為什麼竟會和一個不相干的洋人打起招呼來。是因為露台上沒有別的人？是她身上穿着ALOHA圓領罩衫的關係？還是……

洋女人顯然也有點意外，猶疑地回應了一聲「早」。也許是出於禮貌，她在檯邊停下。

「我可以和你一起坐嗎？」洋女人問。

「當然可以！請坐！」她手忙腳亂地為她拉椅子。「昨天真不好意思。」

「你是說報紙的事？那根本沒什麼。」洋

女人說，還是冷冷的。

洋女人喝過啤酒。她聞得出來。由於坐得近，她甚至可以看清楚她浮腫的眼臉和略帶紅絲的眼睛。

侍者上來，洋女人要了咖啡。

「我叫寶麗」，洋女人一邊點烟一邊說。
「你呢？」

「叫我碧蒂好了，」她說。「銀行的同事都這樣叫的。」

話剛出口，她便怪自己這樣向一個陌生人自我介紹有點多餘。

「那麼你是在銀行工作的了。」寶麗的聲調變得溫柔起來。「是哪一家？」

碧蒂說了銀行的名字。「你從夏威夷來嗎？」她指着寶麗圓領罩衫上的英文字問。「我在夏威夷呆過四年，做學生。」

噢！又來了！爲什麼老在介紹自己？

「不！這種圓領罩衫隨便什麼地方都買得到。我是香港來的。到澳門來渡假，就住這酒店。」

「澳門的名勝都去過去了吧？」

「大三巴、媽閣廟、大炮台、觀音堂，都逛過了。」